

万花筒

有时,很傻地暗示自己,走同样的路,买一模一样的花,听熟悉的声音,遥望那扇窗,想象小小的灯亮着,一衣一衫装扮自己,以为这样,便可以回到那已逝去的世界,至少至少,闭上眼,感觉自己真的在缤纷之中。

——简

永远不要认为我们可以逃避,我们的每一步都决定着最后的结局,我们的脚正在走向我们自己选定的终点。

——米兰·昆德拉

总常有人很热心地想攀住过去,也常有人热心地想攫得他们所想象的。但

是明智的人站在二者之间,能同情于他们,却知道我们是永远在于过渡时代。在无论何时,现在只是一个交点,为过去与未来相遇之处,我们对于二者都不能有所怨怒。

——周作人

今日一友问我,室友未经许可动你东

西你会生气吗?我一惊,才觉得自己似乎不用面对这问题。与室友马先生的关系,已经熟捻到了不用去为这些针头线脑多言。在大学第七年时,我越发觉得,想遇到最好的室友,与其需要的是真诚,不如说是勇气。你大胆地弯下腰,放下自己,就会捡到兄弟情、哥们儿意。

——故鲲

我们生到世间没人知道是为了什么,死后没有人知道要到哪里去。我们必须自甘屈卑,我们必须学会享受冷清寂寞的美妙。在生活中我们一定要不要出风头、露棱角,惹起命运对我们的注目。愚昧远比知识更为可贵,让我们保持着沉默,满足于自己的小小天地,平易而温顺。

——毛姆

■本报记者 李丽

朋友合作怎么迈过利益这道坎

谈感情伤钱,谈钱又伤感情。当朋友变成合作者,陷入这样的怪圈似乎难以避免。

没有相互了解,就不会成为朋友;有了友谊做基础,才会愿意搭伙一起做生意赚钱。但如果谈完合作朋友关系却鸡飞蛋打,最坏的结果就是朋友做不成,合作泡了汤。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副教授仲理峰说,朋友本来应该感情,合作者应该讲利益,可朋友变成了合作者,就好像感情的热水里加入了“利益”的冰块,加多了,直冰到心里,朋友形同陌路;加少了,烫得人受不了,事不成则两利。

再也不能像朋友那样相处了

都说工作以后交朋友困难,李真却在几次出差中跟另一个公司的王明惺惺相惜,成为朋友。

他们算是同行,在几次行业会议之后,他们就时不时地相约喝酒、吃饭,聊聊彼此的领导同事,分享一下各自的职场心得,彼此都觉得对方让自己获益良多。

两人相识一年多以后,王明跳槽了。新公司的老板正有一番雄心壮志要拓宽业务范围,需要寻找下游企业合作。王明想到了李真,他信得过李真的能力和人品,李真所在的公司也属于同行业中的翘楚,于是,王明向老板推荐了李真的公司。

双方接触伊始,王明和李真都把这场合作视为“双赢”之举,前者需要一次成功向新老板证明实力,跟朋友谈成的可能性肯定远远超过陌生人;后者则需要这场合作拿到丰厚的提成。

当这场合作只需要一份合同进行确认的时候,状况来了。李真公司的老板要求对方多付15%才肯签字,这让王明非常恼火,就在前几天,李真还跟他保证价格没有问题。

李真再三致歉,说这15%的溢价他事先并不知情。虽然王明相信李真的人品,但突如其来的变化还是让他忍不住这么想——没准儿他是和老板商量好了的。

最终,合作泡汤了。王明后悔不迭,他觉得老板肯定会认为自己办事不牢靠。至于李真,有苦说不出,就算清清楚楚地知道是被老板摆了一道,又能怎么样呢?

他们俩却再也无法像朋友那样相处了。

“如果不走出‘朋友’圈子,合作是很难谈的。”仲理峰说,因为合作一旦启动,双方的立场就变了,简单来说,就是从一个个战壕里的战友变成各为其主的“敌我双方”。原先的感情只是合作的基础和媒介,一旦成为合作关系,双方已经置身于“利益场所”,加深感情已经不再是大家追求的共同目标了。

仲理峰认为,现实生活中,很多人跟朋友合作,大多意识不到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有了质的变化,也意识不到这种角色转换带来的心理变化,比如“心里想着整个过程中,面上却要讲情分”。

“朋友们如果打算合作,那就应该调整自己的心态。”仲理峰说,“朋友合伙人”之间不妨试着淡化感情因素,多些理智,要意

识到生意场上不同的游戏规则,以及由此给朋友关系带来的影响,做好心理准备,想好应对之策。

不亏待哥们儿的心理成本

现在,如果哪个朋友跟李伟说“哥们儿,跟我一起干吧”,李伟一定会顾左右而言他。

几年前,李伟跟韩阳之间的合作让他深刻体会到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他们是大学同学,说不上有多铁,但关系还不错,起码,突然抓起电话把对方叫出来喝酒的情分还是有的。

当时,韩阳拿着一个项目来找李伟,盛情邀请他参与,李伟颇有些心动,自己的工作不算忙,下班之后的时间都能放到项目上;而且,他主要负责“搭架子”,具体琐碎的事情由韩阳找来的其他人做。

两人吃饭的时候,韩阳曾拍着他的肩膀说:“咱哥们儿俩谁跟谁呀,绝不会亏待你。”李伟没好意思开口问韩阳“不亏待”到底是多少,项目还没开始,就先谈钱,未免有些小家子气。

项目周期是两个月,李伟用半个月时间设计好了架构,从理论上来说,他的工作就算完成了,后期就是一些修修补补了。

然而,事与愿

违。

韩阳找的那些人很不靠谱,因为都是兼职,但凡有人出差或者加班,项目就得暂停,时间根本没法保证。韩阳急得没办法,只好向李伟求助:“平台是你搭建的,你肯定比他们强。”于是,李伟就成了项目组里的“救火队员”,尽管他跟其他成员一点儿都不熟,但韩阳开口了,他只好勉为其难,时刻准备着有人脱岗的时候顶上去。

就这么忙忙碌碌地干了两个月,项目总算如期结束。在所谓的庆功宴上,李伟接了韩阳递过来的大信封,可惜,这跟李伟的预期相距甚远。

李伟愤懑不已,不说别的,谁能像他这样“随叫随到”?为什么他要跟别人一样只拿五分之一?韩阳似乎是想解释,一再致歉,说:“哥们儿就是哥们儿,那帮人没一个信得过的,可原先说好了价钱,也不好少给。”

虽然韩阳说以后还要合作,但李伟在心里下定决心——吃亏仅此一回。

“哪怕是朋友之间,谈利益的时候,也应该明确具体细节。”仲理峰说,感情不可定量,但利益是可以量化的。朋友在合作之初,应该把责任分配、做事规则、利益分成等问题“谈出来”,不要放在心里自己揣摩,也不要朋友的身份去“期望”对方这样做或者那样做,“这样的期望往往是自己基于感情假设出来的”。

在仲理峰看来,既然有合作,必然会谈到钱,一开始不好意思提,一直拖到最后再提,并不是明智之举。如果在整个合作过程中,关键问题都隐晦不明、悬而未决,那更容易让大家互相猜忌;到最后,如果一方认为对方突破了自己的心理底线,那感情也



就很难挽回了。

建立关系易,守住关系难

赵可想不起来是什么时候认识温楠的了,彼时他们还只是工作往来,后来大概是脾性相投,几年下来,已经是谈得来的朋友了。

温楠业余“走穴”在外兼职的事情,赵可一开始就知道,还像个“智囊”一样给他出谋划策,比如要低调行事啊,别跟公司客户有私交啊之类的。如果说两个人以前还只是“酒肉朋友”,那现在,因为这样的交往,温楠也认可了赵可的能力。

就在温楠筹办的一个活动马上就要举办的时,公司安排他出差,别无他法,他把这摊子事全委托给了赵可。

说实话,温楠是不放心的,虽然赵可实时电话向他咨询问题、通报进展,但他还是志忑不安,最担心的莫过于,这个客户会不会就此弃他而用赵可。当然,这种潜在的担

忧是说不出口的,所以,温楠既想让赵可做好这个活动,又怕他做得太好。

四天之后,温楠出差返回,他把对方给的活动经费分给赵可一半,“我冲锋,你断后,合作成功”。

没过多久,上次活动的组织方打电话给赵可,希望能帮忙给一个小型展览做个策划。赵可没有犹豫就拒绝了:“上次我只是给温楠帮忙,你们找他吧。”

这让温楠非常感动,觉得自己当初未免有些小人之心的,信得过、靠得住的赵可就这样成为温楠新公司的合伙人。

随着公司经营慢慢步入正轨,温楠和赵可却并不似以前那么“亲密无间”了。在公司,他们各自都有过从甚密、关系不错的同事,赵可还曾因为自己的下属去找温楠理论。下班之后,除非应酬,两人很少单独相约聊天吃饭,尽管这并不影响他们互相配合谋求公司发展。

■谭洪岗

《在云端》寻找归属感



美国影片《在云端》的主人公瑞恩是一位“空中飞人”,这位裁员专家飞来飞去协助那些“没种自个儿裁员的”老板让员工走人,并尽力减少纠纷。他没有自己的家庭,也几乎没有工作之外的生活,或者说,工作就是他的生活。

虽然这种模式一度像是要改变,然而,公司试推的视频远程裁员因效果不佳停下来了,毕竟,是要去辞退活生生的人,不是扔掉流水线上的废旧螺丝钉。瑞恩也动心想过要改变,开始向往感情和家庭,可惜,看上去浪漫邂逅,后来才发现对方已有家庭。最终,他还是重回空中飞人的生涯。当瑞恩实现了他先前向往的目标,飞行里程达到1000万英里,赢得了金卡,机长为他庆祝,问他来自哪里时,他竟无话可说,最终答:来自云端。

飞在云端,其实高处不胜寒。片尾,被

裁员的人们说到了艰难时期是家人给他们信念和勇气,而瑞恩仍孑然一身在路上。飞了1000万英里,又怎样呢?即便看上去光鲜,这种高高在上的生活,其实是没有根的。

今天早已不是终身雇佣的时代,所工作的机构不会是你的根。看《在云端》里大裁员的场面就知道了,你很难指望与一个机构相伴终生。即便终身雇佣,也只是有可能跟某个组织感情深厚而已,工作始终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此外,多少人在工作中只计利益、不动感情。只动脑而不动心地做事,远不足以支撑一个完整的。

片中很有趣的一段,是瑞恩前去参加妹妹的婚礼,想不到婚礼前准妹夫打退堂鼓,妹妹哭成了泪人,瑞恩只得临危受命去相劝。准妹夫的说法是,前一晚想了很多,从两个人在一起、成家、买房、同住、养儿女,到将来做了爷爷,都想到了,忽而惊悚,这些有什么意义呢?瑞恩答:是的,这些都没有意义……不过,漫漫人生路上有个伴儿还是好过一个人。

今时今日,你出生的地方、长大的地方和后来长期居住的地方很容易相隔千万里,这就不太容易在乡土情上找到自己的归属感了。即便你想要脚踏实地,没准儿会像总是飞在云端的瑞恩一样,感觉不到脚下有一寸属于自己的土地。本土文化,则有可能在与外来文化的激烈碰撞中处于边缘,要追寻到文化的归属感也殊为不易。

当瑞恩想要稳定下来时,发觉对方只

想跟他发展一段婚外情,便让人禁不住惋惜。当然,如果瑞恩并不因此放下对家庭的向往,定下心来等待或寻觅真正的缘分,那这段际遇仍然值得回味的地方。你真正为之动心的人,会唤起你内心深处、自己已经遗忘的美好。

瑞恩有没有自己的家庭,这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家庭是扎根的一种形式,形式属于外在,更本质的属于内在的,是心安。

苏东坡有一句让人印象深刻的话:此心安处是吾乡,意思是心安的地方,就是家。也就是说,文化有交融或碰撞都无妨,在家乡或背井离乡亦无妨,有自己的小家或目前还没有也无妨,真正重要的,只是心安。

当瑞恩一心向往着积累里程数时,明显心里并不安——当你期待未来时,显然没有活在当下,总认为自己缺点儿什么,所以指望未来得到某种东西来提神。当他先是感情落空,之后得到金卡有些茫然时,其实已快到心安的边缘——原本向往的,得到后反觉空虚,这正是人生转折、有可能回归真实自己的好时机。

飞了1000万英里,本身没什么意义,得到后觉得不过如此。不过,瑞恩若能看到,空虚背后是对自己的误读,以为自己匮乏,想找些东西填补。若他能看清匮乏感是自己赋予的,放下所有的误解与误读,回归内在的本来自己,心安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心安了,那么工作变动、情感起伏本质上并无冲突,在云端与平静踏实,其实可以兼得。

■赵星

很想开一艘船去接你

终于有一天,20岁的实习生跑过来问我:“这个报告要怎么做?”

我回头,嘴里嘟囔地讲一顿,突然想起这个画面和几年前那么相似。那时候,我22岁,一路冲刺成为实习生,跑得飞快,不敢回头,每天都觉得站在悬崖边,一不小心就会掉下去。那些心惊胆战熬过来的每一天,现在回想起来,总带有刀光剑影。如果时光倒流,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会有这样的勇敢。

家里来了一个19岁的纽约ABC沙发客,小姑娘十分可爱乖巧,中文讲得极好,礼数也很周到。她从小在家接受教育,大学才进入集体教育的环境。提到这种教育方式的优劣,她说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如果在学校上课,要看很多老师的书;但是我在家里,比如我最近对飞机感兴趣,我就可以看很多关于飞机的书。”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坐在我家沙发上,我看见她身后沙发靠背上放着我的很多还

没来得及看的书。买书的时候我很激动,很好奇,希望什么都知道,但是能做到的却少得可怜。

最近时常回顾我22岁到26岁的成长,发现我过得太过顺利。一些能称得上困难,无非就是那些新人都会遇到的问题,比如无法平衡工作和生活,起薪太低,工作忙碌压力大等等。那些当时很难很难的事情,回过头去想的时候,总是迷离不清地呈现在眼前,我总会为这些年的平庸感

看台

■方奕晗

校服留恋想

据媒体报道,长沙市某中学一名高一学生设计的校服在学校DIY大赛中获奖,新学期,她所设计的校服被学校采用。据学生反映,“老式校服像polo衫,双层布料热死人,纯白色很容易脏,又不容易洗。有时候上衣不小心打湿了就显得很透,女生很尴尬。”而新校服的女款是时尚的V领,深蓝与纯白两种颜色组合在一起,深蓝色显瘦,整体看上去也更加时尚。

印象中,中学生校服几乎是清一色的“大蓝褂”。而这种毫无美感可言的运动套装,居然是我们整个中学时代穿着频率最高的衣服。这种“心理伤害”导致的最直接后果就是,毕业之后忙不迭地把校服处理掉。

其实很多人都或多或少会有点儿校服情结,淘宝上热卖的校服小熊就是最好的印证。当我们偶然在公交车上看到穿着母校校服的少男少女时,怀旧之余不免感叹:如果当年的校服不那么土,多年之后的怀念会不会多一些滋味?

作业能练胆

在大学校园里遇到个别“行为反常”的学生你会怎么想:有拿废纸做“诚邀师姐妹请我共进午餐”的,还有到处问“我长得像不像陈冠希”的,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媒体报道说,这些学生都是在努力完成一叫“教师口语”课程的作业。而这位老师布置这些“变态作业”的初衷,是为了让学生练胆量和影响力。

不少曾经上过这门课的学生纷纷吐槽,奇葩作业成功地教出了“一大批厚脸皮”。甚至有人总结,虽然作业疯狂,但只要敢做,就走出了第一步,厚着脸皮做完,也确实有些收获,秘诀就在于“死不要脸”。

实在搞不懂完成这些“变态作业”和锻炼影响力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即便时下当众“死不要脸”做了什么无厘头的事情,谁能保证将来就一定能够得起胯下之辱呢?人人期望有勇气、有魄力,这是出自心底的自信,绝不是“厚脸皮”。

奋斗不拼爹

一项最新调查结果引起广泛关注:75.71%的受访者认为:父辈的职业地位很大程度上决定子女的职业地位。“富二代”大学生比“穷二代”更容易谋求到一个好职业。

即便如此,“拼逆袭”也并非没有机会。调查显示,25.08%的受访者表示“社会的多元化会让成功的机会越来越多”;34.96%的受访者相信“奋斗会让个人生活越来越好”。

一个社会健康与否,不在于每个社会成员的人生起点是否一致。更重要的是,在那些我们无法左右的因素之外,社会是不是给个人奋斗留下了足够的空间,是不是让那些拼不起爹的人坚定地相信,努力就能改变命运。

省钱新计划

媒体报道,为了实现买房大计,70后无房产小李近日接到了妻子递来的一纸“坎坷省钱计划书”。除了戒烟戒酒、减少娱乐活动之外,计划还包括只能在打折季买衣服等可行或有能让日常生活过于窘迫的“新家规”。

有网友认为,根本不值得为了一套房子把生活质量降低到如此地步。但专家表示,同样是面对生活压力,这对小夫妻没有一味地回避、抱怨,而是正视问题并且想办法解决,态度是积极、乐观的。

年轻人向往美好生活当然无可非议,想办法面对压力也值得鼓励。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该不该为了买房降低生活质量,而是夫妻双方能不能充分沟通并达成共识,朝着理想的方向一起努力。这样,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

到不安。

现在我26岁了,在一家很有名的公司,一个不高不低的位置,拿不高不低的薪水,过着还算清新而没什么太大负担的生活,安静闲适,没什么事儿就在家宅着,不喜欢见生人,也不喜欢聚会交流。但凡这样那样需要许多人在一起的时候,我总会临阵脱逃,或是干脆消失不见。

上周末有个机会跟一些不知所措的网友交流。他们对未来害怕、恐慌、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不知道哪里有多余的勇气匀给现在的自己。那一刻我突然很想告诉他们,我也曾有过这些看起来荒唐而摸不透的时光。我回过头,看见你们还在对岸的样子,就很想开一艘船过去,带给你更多的勇敢和冲动。这是年轻人特别应该拥有的东西,而不能一毕业就像中年人一样按部就班地安排自己的生活。

获胜者为什么咬奖牌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里,下面这个场景大概让很多人记忆深刻:奥运健儿站在领奖台上,胸前佩戴着奖牌,肃穆地聆听国歌响起。旋律落下,他们离开领奖台,被蜂拥而上的记者围在中间,举起奖牌咬上一口。

奥运会的每一块金牌都是艰辛与梦想的凝结,那么获胜者为什么要咬它呢?

很简单:摄影师让他们这么干的!国际奥林匹克历史学家协会主席、《奥林匹克全书》的作者大卫·瓦勒钦斯基干脆地抛出了这个回答。

尽管奥运历史学家们并不确定“咬金”的传统是谁开创的,但他们相信运动员将奖牌咬上一口是为了测验它的含金量。曾有一度,能留下小小的齿印意味着钱币由纯金制造,因为金币比伪造的镀金铅币更具延展性。

该协会秘书长托尼·拜凯尔克告诉人

■韩晓晨/编译

们:“正如大家所知,只有1912年的奥运金牌才是纯金的,之后的‘金牌’都是以白镀金制成的。”2012年的奥运金牌只含有1.34%的黄金。

不过,即使金牌不是纯金的,拜凯尔克猜测奥运冠军们如果用点力气,还是能在上面留下些痕迹的。2010年冬奥会有舵雪橇亚军大卫·莫埃勒在应摄影师之邀啃咬奖牌时,还把自己的门牙弄坏了。

美国天普大学心理学教授法兰克·法利则认为,获奖运动员对着奖牌咬上一口,不过是遵从奥运获胜者的惯例:“每项运动都有各自的怪癖,如果你想加入胜利者的洪流、融入成功者的文化,你就要做赢家做的事情。”

不过法利觉得,“咬金”并不只是赢家姿态的一部分。“这个动作会使你的金牌独属于你,由此与自己的成就之间建立起某种情感的联结。”当运动员们真的在奖牌上留下牙印时,他们就给它打上了个人化的印记——毕竟咬痕就像我们的指纹一样独一无二。法利告诉人们:“偶像”这个概念所代表的东西深远而广阔,它深深地扎根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奥运会运动员对“偶像”更有特殊的理解与感受。在奖牌上留下咬痕,就好像把自己铭刻在上面,永不磨灭。”